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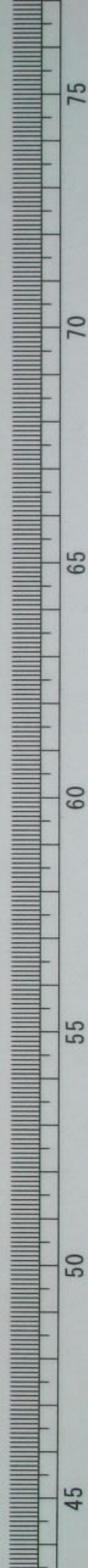
元史

一百八十三卷

列傳

卷三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4
31



文庫11
D284
31

傳卷第六十七

元史一百八十

翰林學士審太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符制承直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程子春

黎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

元史卷一百八十

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
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于蜀希亮將
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
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
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
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
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
大將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
藍荅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
宜知之渾都海怒詔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

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荅兒熟視
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
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荅兒以為實免其監
蒞既而阿藍荅兒渾都海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
衆推哈刺不花為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
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
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
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
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
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

元史卷六十一
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
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卽湯沐之邑也時六皇
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
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亭之地三
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
從大名王至忽只見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
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
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
大如榛實價直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
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

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
月又為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魯撒
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
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韜重皆留于
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從行二百餘里
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必刺不花之兵
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
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
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
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赤城時希亮母從后還

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
在此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
希亮馳驛赴關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過伊州
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
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
幣帛三十命為遠古兒必闌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
夫符寶郎十二年既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曰
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帝
亮奏曰宋與遼金均讐且三百年于今甫定人得
肩俟數年與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

言於監官

取平陽布長三丈唯平陽加一丈

諸怯薛多以故

所截者為髻添官殿器皿之用甚

則無所爭而

便監官從之適

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贇帝命斬之希亮過諸塗贇
以冤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譴
之竟釋贇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
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秃忽思不悞誅此又耶十四年
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
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

曰國多囚耳世祖方欲赦而時忽寤問其故希亮
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
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得脫兒察曰陛
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着爲
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
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
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躄謝事而去退居
灤陽者二十餘年至太一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
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

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
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
孝困厄遺方家皆散亡已盡僅藏裨考畫像四時就
穹廬陳列致真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
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寫
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懷
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
護軍追封涿水郡公謚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

公為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黑點公死之祖按竺
通幼孤鞠於外六父大要甲謫為趙家因氏為趙驍
勇善騎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為蒙古漢軍征行大元
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
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
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
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
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
臣以軍討之蠻兵大潰即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
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

桑哥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為其所
擠而世延獨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職鉅
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允二十九年轉
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
立義倉蠲滯祠脩澧陽縣墻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
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
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歲改
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為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
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
西路總管安西北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塞

滯者三子續世延既至不三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
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掠荒如抹火願先發廩以
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
所活者衆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
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
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
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
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
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
虜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

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
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
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己之言爲
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寵皇慶二年拜江浙行
省參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
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
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要宜居右遂拜中書參知
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
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
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左丞世辭帝特命

仍還御史臺為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世延議即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開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然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璦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煖

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亡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為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為

元史卷之二十一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為御史中丞又遷
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為權姦所誣中書宜
備後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
夫經筵開薰知經筵事選拔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
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
議武宗二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
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
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即定策迎之于江陵
懷王即位是為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為多文
宗即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

田里詔不允天曆日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
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
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
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
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脩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
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
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
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即行卷疾
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
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

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
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三
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
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敬歷
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
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
而於儒者名教尤拳拳焉為文章波瀾浩蕩一振於
經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是者三
人野峻台黃州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
忽斐州路總管天曆初彙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

推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
封蜀郡公謚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
簡默童壯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尊江張頌
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為家貧躬耕以為養
雖劇寒暑而為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為子弟師大德
中游京師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
卧疾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
至大中舉茂才為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

元是兩縣校官率以廉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
 日將教養有法比代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
 族人相與議思晦適長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
 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
 裔今幾世襲爵為誰廷臣具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
 譜牒按之曰以嫡應襲封者思晦也復美疑特授中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至五百緡賜四品
 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爵上公而
 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升嘉議大夫
 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貴重恒懼宗祿

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而角樓
 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又一
 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毓聖之地故
 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一日年思晦復其田且請
 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
 千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借有營運錢萬緡貸於
 取子錢以供祭祀父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
 皆理而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
 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三
 聖母王夫人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言

三聖子孫幾盡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
為不早辨則真偽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
天子族與共拜殿庭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
重刻宗譜于石而孔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
年六十七卒之曰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
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加贈其官而賜謚曰文
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既而進通奉
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拜陝西
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政廉訪使不赴
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傳卷第六十七

列傳卷第六十八

元史一百六十六

翰林學士留美知制誥兼修國史梁灑翰符制臺襲襲國院獲官臣王禱葉奉
整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
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
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
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
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禮
御之及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為省掾會贛州賊

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緣
註誤得全活者百三十八日將佐白宜多殺俘獲
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為王者之師
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文
得賊所書贖告民丁十萬于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為
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
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掾掾曹無留事始明
善在江西時朱瑄為其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
假為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
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共三十斛

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為辨白其事
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
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
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
子集賢直學士文陛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
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與聖太后既
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有
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
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錢萬三
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

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克孝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十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裸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清河郡公謚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

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吳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震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其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

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

家推求得佳士數人為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
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
必當遺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
勿如是明善受危酒跪而釀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
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
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口不全節與明善交尤
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人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為我必具招伯生來觀之
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信
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此

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明善大喜乃曠行
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明善一
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 范 稱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商為利
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
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
諸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珪知連州亦以文
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為
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

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
字木魯種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
妻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
未有子為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
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其啓曰聞嶽真人來見既覺
驚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
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
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遠長沙就外傳始得
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
家而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揚氏在室即

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
矣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
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
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為職而益自充廣不少
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
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
除再為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
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為劉生謝者集
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為教
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身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

元史卷之六十一
五

上之務詹事院竟然劉生仁宗更以集為賢大成殿
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
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
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信責成監學拜臺臣為祭酒
除吳澄司業嘗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
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輒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
大常博士丞相拜任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
義善志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
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
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備提

會講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上之
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選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則所謂學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為
學之計莫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知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言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
京師罷歸者其識論文藝猶之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
官仁宗嘗對左右數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願
擢爾會曩駕不及用兵宗即位拜住為相頗超用賢
後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
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
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以

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謂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
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
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
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元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
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夫後再為考官率持是說故
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
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三
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
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廣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意大
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委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

卷之三
三

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為之猶數日乃成一篇案為
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速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
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
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之
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
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
齊舊菑之場也海潮且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
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
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
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

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稅其成以地之高下
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以
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
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
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
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為一有此制則
執事者必以贖成而不可為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若
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
集仍蓋經筵嘗以先世遺業在吳越者歲久湮沒
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

閣侍言學士時關中大
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
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
餘正君子為治作新之
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
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
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
至春耕秋歛嘗有所助
正支望相濟四面而至
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
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
則三

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
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
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
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
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謂帝
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媚嫉者多乃與大
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
閣覽書籍置學士負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
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
聰明其於致理之遺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

觀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
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百有
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
典故倣唐宋會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賢中書平章文
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
章國子司業湯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
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寺好文
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上
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脩

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
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脩
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
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
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
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端集
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日疾
丐辭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
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為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
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

不容邪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
時大典冊成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
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莫有感悟承
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
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
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過
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為
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
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為營都王使貴近
何營變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

且藁儀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
愕然問故集知為所給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
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
未善不為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
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
謗終不為動先人龔伯璉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
常為御史中丞伯璉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為薦
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
終祖常猶未以為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
薦積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

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安繼穆爾太
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
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
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安歡
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其子
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
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文召集
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
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遠去
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

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
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
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
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
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
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
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
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
色撫庶弟孀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
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

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
言辭疑誤出人於瀆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
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會指益衆登
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
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
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
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
許慙愧歎而去其東脩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
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
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

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
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
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
篇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
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
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
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
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
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梈字仲常延
祐五年第進士授言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

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
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
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
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抹至連晝夜告者數十
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
有大水且兵至州天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
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
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
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
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

如服儒者為政若此秋浦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
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
說亦非也昔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
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
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按方外士必
扣擊其說嘗以為聖人之教不同為學者無所底止
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辨知而欲竊究夫性
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
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為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
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微

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博
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
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
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
深入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
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翰林院編脩官秩
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
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
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
庶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

繡局取良家子為繡工無別尤甚特作歌詩一篇述
其弊庶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
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
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
著詩文多傳於世特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
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身
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為文志慕慕以東漢諸君
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身碩龍興富州人父承成宋鄉貢進士傒

三〇三
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寐
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
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
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
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
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吏牘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為
召還侯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侯斯談
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
閣首擢為
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
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
揭勇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
勇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
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
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
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
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
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
貧不
得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
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
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脩經
世大典文宗取

三〇三
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寐
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
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
盧摯先後為湖南憲長咸器重
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
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
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騰吏牘
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為
召還侯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
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侯斯談
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
閣首擢為
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
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
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
揭勇碩間出所上太平政要策
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
勇碩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
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
言為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
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
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
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
貧不
得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
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
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脩經
世大典文宗取

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世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更文淹稽動踰累月侯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侯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招起陞不越二等獨侯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率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發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漸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官賜白金亦如之末吉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何恨不然何益之

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講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史侯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入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

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優劣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史局以侯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悼賜褚幣萬緡仍給壽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安有勳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侯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豈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無傲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

三六
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
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病民
者則尤不曲爲之掩覆也爲文章叙事嚴整言簡而
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措言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
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
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
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

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
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
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弟顧
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
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惡少
年名在盜藉者而謀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
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潛爲之疏劾以其獄
上論之如木條免死者十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
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
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貢足于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

馬潛得節浮臺以餘錢還民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
鈎結黨與脅獲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按往新白天台
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配三忤郡府
下潛論治潛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遣
之有盜繫於錢唐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
牒發其來為向導遠捕二十餘家潛訪得其情以正
盜宜傳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唐
誣者自明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
尊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溢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

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
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
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
未幾落致任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
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
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同知經筵
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疑上章求歸不俟
報而行帝聞之遣使召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
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

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
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
行擬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
風高節如水壺玉尺纖塵弗汙然剛中少容觸物或
弦急震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潛之學
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
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
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
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

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集二十三卷義烏志七
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
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
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
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
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
至翰林待制與潛及臨川真集豫章揭傒斯齊名
號為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遊
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
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嘗行稍後於貫潛天

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
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在天迫扣之莫琅然而誦不
遺一字三易他編皆知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
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衷山中蓋窮諸書奧旨
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
卷古辭方錄八卷孟子第十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
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
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說誤皆未脫稟業
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
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
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出各還
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業
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窮絕雄深類秦
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
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蘆
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
淵穎先生

卷第六十九

元史一百八十二

翰林學士兼知制誥韓修一賢良濂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勣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之福仕為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州行省儒學副提舉

範範生起巖初其母立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為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子博士升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內艱服除選為監察御史中書叅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議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其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即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社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襟如席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觀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叅議中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一變

言部使者謀不熟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
友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
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
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
相不悅起巖即攝衣而起丞相以為忤己遷翰林侍
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
事御史臺奏除荆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
侍御史將行復留為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
召入中臺為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
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漳沁河水為真定害起巖

神為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淪其漚藪水
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
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為臺
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
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
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為
承旨光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
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
立言未嘗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雅理致自足史成
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

文穆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曠而眉目清揚可觀壘而知為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皆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或時而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怒廟堂憚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四裔安南脩貢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注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為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為第一人論者以為非偶然也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湯藁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黃冠

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
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
已而玄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
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
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序序輒占高等弱
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
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
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
平翻豪右不法虛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
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
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紀綱玄至
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
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
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奔兵仗羅拜馬首曰
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縣
役橫歛害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
清廉官自奉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
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

案決裁於所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
廟建台立諸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
實封以請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
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為藝文
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
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
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
兼國子祭酒重統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
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
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

諫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爭
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脩遠金
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
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
其呈藁暖筆竄定之統至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
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悉
相超授尋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極快
者舞三已而乞致仕帝憐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康
訪使行次潮而疾復作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
復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

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
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金束帶給俸賜
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免仍前翰林學士承旨
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北州縣災
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
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書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
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
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

戊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
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

楚國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
政廉平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
均而兩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
三史皆七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
廟朝廷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玄手金縢上
尊之賜絕無虛歲海內名山人川釋老宮王公貴
人墓隧碑得玄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
咸知賢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用儀斯文贊衛治具
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主齋
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望

許有壬之可用其先世居穎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日五行尊閣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孫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山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望以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寔獄雖有以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已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為偽以誣其意筦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巨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蕃守庸守濬謂官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即

既守庸及經歷朵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
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瓊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
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
橫羅奪與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
皆請雪宥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
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
脩飭六曰嚴禁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恤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樽節浮蠹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
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
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壬
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
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

情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
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
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
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
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
無留牘都事宋本遺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
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
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
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
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
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坐童閣學士院侍講
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
東宮其行頗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
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
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
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衆
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
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
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
平章政事徹理帖木兒浹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笑

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
汝寧捧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
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
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寔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
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
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
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
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賊敗獨無有
壬名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
南遊相漢間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

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常親伺太廟毋后虛位微
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
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躡之轉中書左丞
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
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
力有壬口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
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
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仕長沙
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立東岡書院
朝廷賜額設官以為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

元史卷之九十九
十一
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譏有壬
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淞行
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
累章辨其誣俄拜制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
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
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吞蘭不花
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
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
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
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

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
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
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上貪掠子女玉帛而
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
米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
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
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
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
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
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上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闕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

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性質所得造詣日深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為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鐵失等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為大廟神主仁宗室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固寵苟安養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

詔所署殆事皆不報踰月誦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
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士自北方來者
復還歸乃百十為群剽劫殺人桓州道中既遠捕旭
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適民間朱甲
妻女直過邸門千戶悅之并從者奪以入朱泣訴於
中書旭滅傑度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失餘黨
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寃未伸刑
蓋失官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
皆鑒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諸王帥兵征鬱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賊
將權家副使王卜鄰吉台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
言李革軍娶妾逼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可官邪王
色沮乃不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
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
異石名曰欄者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
過為司憲據官或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刺
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
彝以詔彙示本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
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自文廟至今為憲臺奪官

元史卷之六十四
十四
奉本請竟白曰今越言災異而畏獻物未酬宜者憤然
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
言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
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
不置不同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
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曆元年冬
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奎章閣
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進奎章閣學
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為河東廉訪副使將行
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

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未與重官慶
大明殿朝賀眾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為奎章閣學士院
承制學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
子祭酒兼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
五十四階官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
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為朋友之
議堅若金盛人有片善稱道不少置尤以植立斯文
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第一甲
為三十大官南中貧賣宅以去居宦清慎自持體高

至不恭本末弱冠聚徒以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
翁儒堂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歛號締者近
二千入守緝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
一雜賓時人莫之亦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于世
蓋正嚴弟駿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授校書郎
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襲官為監察御史於朝
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云

謝端

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土多寇兵江陵

尚書本同師明性理為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
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焉
之姚樞樞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為文
既端端一讀即能指撻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
人後二十年若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
報科舉法行就試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艱不會試
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
陰州事以蒲入為國子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
失簾入室黃金主坐罷去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

不辨尋除翰林脩撰陞待制以選為國子司業遂為
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為政筮仕湘陰猾吏
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避去部使者行部
旁無滯訟皆諉端識端剖決如流績譽籍然其文章
最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久至順元統
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
多出其手預脩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累朝功
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童閣蒐羅中外
才俊置其中嘗語同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
爾端亡何文宗崩音宗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薛天爵
曰者正統論金宋正統甚危世多傳之至元六年

卒年六十二元世祖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

次云

列傳卷第六十九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詔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監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

勅修

王守誠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陽曲人氣宇和粹性好學從鄧文原虞集游文辭日進泰定元年試禮部第一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秘書郎遷太常博士續編太常集禮若干卷以進轉藝林庫使詔著經世大典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除奎章閣監書博士拜監察御史僉山東廉訪司事改戶部員外郎中書右司郎中拜禮

鄧尚書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擢參議中書省事調
燕南廉訪使至正五年帝遣使宣撫四方除守誠所
南行省參知政事與大都留守荅爾麻失里使四川
首薦雲南都元帥迭律鐸爾直有文武材初四川廉
訪使某與行省平章某不相能誣宣使蘇伯延行賄
於平章某瘦死獄中至是伯延親屬有愬會茶鹽轉
運司官亦訟廉訪使累受金廉訪使倉皇去官至揚
州元副使而下皆以事罷憲史四人奏差一人籍其
家而竄之餘皆斥去重慶銅梁縣尹張文德出巡公
執兵刃疑為盜擒執之果拒敵文德斬其首

中帛旗書曰南朝趙王賊黨聞之
焚劫雙山文德捕殺
百餘人重慶府官以私怨使縣吏誣之乃議文德罪比
不即捕強盜例加四等遇赦免猶擬杖一百守城至為
直其事他如以賊罪誣人動至數千緡與夫小民田婚
之訟殆百十計守誠皆辨析詳獻辭窮吐實為之平反
州縣官多取職田者累十有四人悉釐正之因疏言仕
於蜀五口地僻路遠俸給之薄何以自養請以戶絕及屯
田之世元者召人耕種收其入以增稼秣宜賓縣尹楊濟
其欲於螭龍山建憲宗神御殿儒士提舉謝晉賢請復
文翁石室為書院皆采以上聞成之風采聳動天下論

功居諸道最進資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未上母劉氏
歿于京師聞喪亟歸遂遘疾以至正九年正月卒年五
十有四帝賜鈔萬緡諡文昭有文集若干卷

王思誠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天資過人七歲從師授
孝經論語即能成誦家本營農其祖佑詒家人曰兒
大不教力田反教為迂儒邪思誠愈自力弗懈後從
汝陽曹元用游學大進中至治元年進士第授管州
判官召為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陞應
奉翰林文字再轉為待制至正元年遷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以上疏言京畿去年秋不雨
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若八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
水漏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御窻三年大旱往歲伯
顏專擅威福讎殺不辜紉王之獄燕鐵木兒宗黨死
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而已豈不感傷和氣邪
宜雪其罪勅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之
其缺被災之家死者給蓋具庶幾可以召陰陽之
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州首
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欲趾
以春金鑛備嘗給衣與食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

其給醫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頻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一拘囚至於饑死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多死獄中獄吏安敢其病月日用藥次第請定瘦死多寡罪著為令又言至元十六年開填河設填夫戶八千三百七十有七車戶五千七十出車三百九十兩船戶九百五十出船一百九十艘填夫累歲逃亡損四五而運糧之數十增八九船止六十八艘戶止七百六千一車之存者二百六十七兩戶之存者二千七百三十有五晝夜奔馳猶不能給填夫戶之存者一

三十有二一夫日運四百餘石肩背成瘡顛額如鬼甚可哀也河南湖廣等處打捕馬房府打捕戶尚玉等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五戶阿難答百姓劉德元等二千三百戶可以簽補使勞佚相資又言燕南山東密邇京師比歲饑饉郡盜縱橫巡尉弓兵與提調捕盜官會議境以討之賊南則會于北賊西則會于東及兵賊會望風先遁諸少法嚴禁之又言初

道置海山鸛哨船四十餘艘往來警邏今弊船一

此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為名實不出海以致寇賊猖獗宜即禁州洋等處分兵守之不令泊船島嶼禁鎮

民與稍不為婚有能捕賊者以船果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無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令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松州官吏誣搆冊良民以取賂懇于臺者四十人選忌誠鞠問思誠密以他事入松州境執監州以下二十三人皆罪之還至三河縣一囚愬不已俾其黨異處使之言囚曰賊向盜甘芝麻某追及刺之幾死賊以是圖復讎今予手欲捕獲功之數適中賊其賊實其妻裙也以裙示失主主曰非吾物其

言屈遂釋之豐潤縣一囚年最少械繫瀕死疑而問之曰昏暮三人投宿將詣集場約同行未夜半趣行至一冢間見數人如有宿約者疑之衆以為盜告不從脅以白刃驅之前至一民家衆皆入獨留戶外遂潛奔赴縣未及報而被收思誠遂正有司罪少年獲免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武鄉縣監縣來透忌誠語吏屬曰此必賊吏未幾果有愬于道側者問曰得無訴監縣殺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抵罪吏屬問思誠先知之故曰衣弊衣乘駿馬非詐而何陝西行臺言欲疏鑿黃河三門立水陸站以達

於閩陝移牘思城會陝西河南省憲臣及郡縣長吏
視之皆畏險阻欲以虛辭復命思誠怒曰吾屬自歎
何以責人何以待朝廷諸君少留吾當躬詣其地衆
惶恐從之河中灘磧百有餘里礁石錯出路窮舍窮
徒行攀藤葛以進衆憊喘汗弗敢言凡三十里度其
不可乃作詩歷叙其險執政采之遂寢其議召修遼
金宋三史調秘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閩復
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閩者二人
詩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
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寔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暮月
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
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病事畢馳還京師侍疾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

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思誠太中大夫河

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鉄燈干鉄燈干真寔境也

召其邑吏責而懲之遂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暮月

而塞復築夾堤于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

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

稔乃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高五尺廣倍之往來

者無泥塗之病南皮民父祖嘗瀕御河種柳輸課於

官名曰柳課後河決柳俱沒官猶徵之凡十餘年其

子孫益貧不能償思誠連請于朝除之郡庭生嘉禾

三本一本九莖一本十六莖一本十三莖莖五六穗
僚屬欲上進思誠曰吾嘗惡人行異政沽美名乃止
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
士毛萇舊名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
書十二年帝以四方民頗失業命名臣巡行勸課思
誠至河間及山東諸路召集父老宣帝德意莫不感
泣減進二麥躋豆帝嘉之賜上尊二召還遷國子祭
酒儀復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兼國
子祭酒應詔言事一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二曰
改祿秩以養官廉五曰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六曰
復倚郭縣以正紀綱七曰設常選以起淹滯尋出為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戒行十
七年春紅巾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縣距奉元一
舍思誠會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於安西五
月魯帖木兒邸衆洶懼無言思誠曰陝西實地天下
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成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
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各將安歸乃書空察罕帖木兒
曰河南為京師之度戶陝西實內帑之港儻兩省相

壘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帖木
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真有為國為民之心
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遂提輕兵五千倍道來援思
誠為軍于鳳凰山還定守禦九事夜宿臺中未嘗解
衣同官潛送妻子過渭北思誠止之分守北門其屬
聞事急欲圖苟免思誠從容諭之曰吾受國重寄安
定一方期戮力報効死之可也自古皆有死在廷與
速耳衆乃安既而援兵破賊河南總兵官果以察罕
帖木兒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請於朝宣命察罕帖
木兒專守關陝仍令便宜行事詔從之行樞密院錄

史曰甲受賂辜覺懼豫邸監察御史捕之急并繫其
母思誠過市中見之曰嘻古者罪人不孥况其母乎
吾不忍以子而繫其母令釋之不從思誠因自劾不
出諸御史謁而謝之初監察御史有封事自中丞以
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事行始知之思誠曰若是
則上下之分安在九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以臺印
封置架閣庫俄起五省餘丁軍思誠爭曰關中方用
兵困於供給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為變所繫豈
輕耶事遂寢十七年召拜通議大夫國子祭酒時對
疾聞命即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月卒于旅舍年六十

有之蓋獻蕭

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濟州判官入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為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修其久不成也禮樂

架閣文牘以資檢閱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大集禮遷國子博士丁內憂服闋起為國子監丞拜監察御史時復以皇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傅微都刺以足踢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為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為之震肅出食河南浙東兩道廉訪司事六年帝親享太室

召僉太常禮儀院事至正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遷河東道廉訪使三年郊祀召為
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之親祀也至寧宗室遣阿魯
問曰元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閔對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四年
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改禮部尚書與修遼金
宋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俄除叅議中書省事視
事十日以史故仍為治書已而復除陝西行臺治書侍
御史時臺臣皆缺好文獨署臺事西蜀奉使以私憾
廉訪使魯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事文博死兀
馬兒服武不屈以輕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
行事當問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於郡縣
未聞舉劾一人獨風憲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
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餘
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又遷改集賢
侍講學士仍兼祭酒九年出叅湖廣行省政事改湖
北道廉訪使尋召為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
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
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學士
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

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藝間與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夫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一帝三王之道必出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

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做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夫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文皇帝後漢明帝幼教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宋高宗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靈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慶宗經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學之類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鑑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當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鑑

鑑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歷崇祿大夫
十六年復上書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
進經典之大意也殿不宜以所進諸書參以貞觀以
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萬幾之政
太平之治不難致矣皇太子深敬禮而嘉納之後屢
引年乞致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
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字木魯狎

平遠附

字木魯狎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
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
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狎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
據江西以家自隨牛狎贛江舟中登鳴者三人以為
異狎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狎不恤而為學益
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末
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為州里所敬嘗夜
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大
而去明日狎至狎始名思溫字伯和克翁為易今各
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軒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
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軒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
無足與子疊比倫者於是軒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

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
世皇實錄總首以神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
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
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
英皇未出閣神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
奏中書參議元明喜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
他官而傳旨慰諭神巡按遼陽有旨給必片矢環刀
以因山定制遷往淮東覈一司官聲跡淮東意臣惟
刑多置獄具辨曰國宗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
下如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九以吏進者

例隆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回言科舉未立人

多以吏進若一槩屈抑恐未足
天下持平之議
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是
為令除右司都事時
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
獄神因避去頃之
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
拜住為左相使人勞
神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
宜早至也神強為起會
國子監錄中書俾神兼領之
是陝西有變府縣之
官多置買者神白丞相曰此
董皆脅從非同情者乃
悉加銓劾帝方獵柳林神故
東平王安童碑所司獻
駢蹕頃旨賜欵尚首從章
上京次龍虎臺

拜住命神傳旨中書稱頌之行數步還曰今神傳否
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神曰爾可作宰相否神
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室相事也夫為宰相者
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是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
神曰非公不聞此言迺駕至行在所神入見帝賜之
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元通制書成神為之
序奉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世初立國成憲具
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美之力所能運也神乃
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開鑿除弊省務為之二

使晉州遺魯花亦有四非就遠而之欲緩其事神發其女以奉使因
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神言各室且增設都監負內外
嚴置高鎖晝巡夜警乘為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
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神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
臣問以典故神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
嘗字呼子登而不名命神與平章政事溫達等十
人商論天事曰文倫顧問宿真果庶下文宗虛大位
以俟明宗神極言大兄遠在朔漢北兵有阻神云不
可父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

天地祀禮宗廟神為禮儀使送
至尊不敢直言必識以兩園廣
帝字手因大笑以笏還神竣裏
帝命歲之奉章閣權陝西漢中
院吟僉太禧宗裡院兼祗承神
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輩來
對曰神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
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
何如對曰與眾人同又問談論
之也從幸上都嘗奉勅撰碑文
稱旨帝曰

大都嘗選洪潤筆贊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
諸生素已望神至是私相歡賀神以古者教育有業
退必有居舊制弟子負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
羊等神曰與其贄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
乎命博集之得錢二萬給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
諸生積年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神至皆使就試而官
之帝始神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
大臣俯也進觴而師不為動惟神舉鵬立進曰帝師
釋迹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
也請各不口也禮帝師突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
馬祖常史一夫及神六人商論國政神以大位不可
久虛請嗣一即位早正宸極以享天下帝既即位大
臣以為赦一可頻行神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
統當新天下耳自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
皇太后以為宜從神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
大夫有大官一無子而妻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于
僧寺其子訟之神召其妻詰之曰汝為人妻不以資
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乎及其田元
統二年除一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遷汝歸鄉

明年

翰林參議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

卒年六

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

封南陽郡

謚文靖神武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為學一

本於性命

德而記同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

簡奧典深

合古法一是天下學者仰為表儀其居國

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非以師道自任者惟耶

律有焉一而色有之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神

廢詞一書而轉襄陽縣尹復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

義自奮一傾財募壯士千餘人與賊拒戰後而賊大

至遠被害一死遠妻一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

我嘗參政家婦暴令適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
生手賊醜其言將傳之雷說與夫罵不從乃見殺舉
家皆被害

李洞

李洞字漑之臨湘人少有異質始從學即穎悟彊記
作為文辭如宿習者流煙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
深歎異之力薦于朝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宮未幾以
親老就養江南北久之辟中書掾非其志也及考除集
賢院都事轉太常博士拜住為丞相聞洞名擢監修
國史長史歷秘書監著作郎太常禮儀院經歷奉定

初除翰林待制以親喪未克葬辭而歸天曆初復以
待制召於是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
士負洞數進見奏對稱旨超遷翰林直學士深特授
奎章閣承制學士洞既為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
篇以進文宗嘉納之朝廷有大議必使與焉會詔修
經世大典與洞方卧疾即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
以不預力疾而修書成既進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
林直學士遣使召之竟以疾不能起洞骨骼清峻神
情閑朗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顏面如冰玉而唇如渥
丹然氣冠裳不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其為文章

奮筆揮洒迅
飛疾動汨汨
滔滔思態疊出
縱橫奇變
秀紛錯而有
條理意之所至
臻極神妙洞每以
李太白自擬當世
亦以是許之嘗游
匡廬三屋少室諸山
測其意也僑居濟南
有湖山花竹之
勝作亭曰天
尤善書自篆
隸草真皆精詣為世
所珍愛卒年五十
有文集四十卷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倫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

爵由國子監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

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

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

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修撰擢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

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因有言狀者天爵曰憲司歲

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

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太

心雖感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

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侯

元史傳卷之七
即舟中取斧並斫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是
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
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斧
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往實
于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瀟而甲誤墮水死
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
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衣
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觸體然屍與仗皆無有
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乎
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瞤

傳卷第七十一

元史一百八十四

翰林學士雷奕制誥兼修國史宋濂翰

制誥郎制誥同史院編修官臣壽等奉

勅修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之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為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至元十三年宋主納土乃以全閩八郡圖籍來入覲世祖於上京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除叅知政事行省江西俄以為國信使宣諭日本至其境遇害于海上都中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

路順昌縣尹七歲喪父其母盡心教養下世祖閱焉給賜券俾南還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已而世祖追念其父功不置特授都中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瞿眙不敢欺崑山有說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爲披故牘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述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爲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積滿

東道宣慰副使金華有歐殺人者吏受賕以爲病死都中摘屬吏覆按得其情獄具縣長吏而下皆以贓敗餘姚有豪民張甲居海濱爲不法擅制一方吏無敢涉其境都中捕繫之痛繩以法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侵都中躬履山谷以拯其饑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改邳州路總管柳居楚土沅谿洞徭獠往來民間憚其強殫莫敢與相貿易都中煦之以恩懾之以威乃皆悅服柳民染於蠻俗喜鬪爭都中乃大治學

會作違言蓋蓋笙瑟琴瑟之屬使其民識先王禮樂之器延宿儒教學其中以義理開曉之俗爲之變隣州茶陵富民章乙死無子惟一小妻及其贅壻妻誣其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人奉使宣撫移其獄諉之都中窮治悉得其情而正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翔踊都中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爲三等言於行省以爲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

事置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

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爲我輩減米價公果得罪我輩當粥妻子以代公償時宰聞之乃罷郡歲貢金而金戶貧富不常都中考得其實乃更定之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之加十倍都申責之一以詔書從事父老或以兩歧之麥六穗之禾爲獻都中曰此聖主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于朝以內憂去郡民生爲立祠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省臣奏國計莫重於鹽筴乃如前除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世祖舊制也任

事者恐歛怨久不舉行都中曰爲臣子者使皆避謫
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
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擢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使俄遷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又改
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點七路軍
馬境內晏然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三易鎮皆佩
元降金虎符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詔命都
中以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仍舊
襲衣法酒都中既至參酌前所行於兩浙者次第
行之鹽法遂修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中道以
作南歸於是天子聞其老詔即其家拜江浙行省參
知政事至正元年卒贈昭文館大學士謚清獻都中
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政譽輒暴著而治郡之績雖古
循吏無以尚之當世南人以政事之名聞天下而位
登省憲者惟都中而已又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
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疇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
之貧者人尤以是多之幼留京師及拜許衡即知所
趨嚮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自號曰本齋有詩集
三卷

王克敬

王克敬字叔能六寧人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完澤見之謂左右曰是兒資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大寧朔土習尚少文而克敬獨孜孜爲儒者事既仕累遷江浙行省照磨尋陞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竟仰藥以死調奉議大夫知順州以內外艱不上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延祐四年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外夷情戶測必嚴兵自衛如待大敵克敬至悉去之撫以恩音皆恬然無敢譁有吳人從軍征日本陷於倭者至是

從至中國訴於克敬願還本鄉或恐爲禍階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之納邪脫有釁吾當坐事聞朝廷嘉之番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山出廩粟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番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履歷當陞者吏故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不陞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善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言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減駭爲能今三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

司都事時英宗厲精圖治丞相拜住請重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甚無謂也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議定以聞悉從之泰定初出為紹興路總管郡中計口受鹽民困於誅求乃上言乞減鹽五千引運司弗從因歎曰使我為運使當令越民少蘇矣行省撤克敬抽分舶貨物蕃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為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肩重險出萬石而後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

是奪商人德之擢江西道廉訪司副使轉兩浙鹽運司使首減紹興民食鹽五千引温州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逮婦人建議者為令明年擢湖南道廉訪使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管運者勒其還越直沽克敬以謂脫其常年而往退若是信可罪今蹈蕘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省臣從之召為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

克敬持古八議之法謂勲貴可以不議且罪狀不明而輕罪大臣何以白天下宰相傳旨大臣又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其後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參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中奉大夫叅知政事行省遼陽俄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又遷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已任

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尚書兼傳至淮安墜馬居吳中養疾元統初起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從之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寧乏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賦租唯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以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徃討之會提調軍馬官

缺故重漢人不得與軍政衆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
省任方面之害假令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
視邪乃調兵往捕之軍行給糧有美事聞于朝即令
江西湖廣二省給糧亦如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
九謂人曰穴趾而峻痛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
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又
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亦認真豈盡忠
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御史
敬喜讀書其有所得者輒抄爲書又有所著詩文集
議傳于世元統二年卒

虞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謚文肅子時以文
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自幼事父母以孝稱性倜儻尤峭直
疏財而尚氣不尚勢利義之所在必亟爲之有古俠
士風而家居恂恂儒者不能過初襲父官爲右衛千
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由是出
入禁闥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處之未幾鐵失與倒刺
沙搆謀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仕居常扼腕

或醉歸慟哭過市時人目以為狂莫知其意也泰定
中倒刺沙用事天變數見遠哥乃密與平章政事速
速謀曰先帝之讎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報者以未
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
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而
近在全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則先
帝之讎可雪也速速深然之時燕帖木兒方僉樞密
院事嘗握兵柄二人深結納之冬乃告以所謀燕帖
木兒初聞之矍然因徐說之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
途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况公國家世臣與國同休戚
今國難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謀者禍必及矣於是燕
帖木兒許之致和元年懷王自金陵遷江陵俄而泰
定帝崩倒刺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汹汹速哥乃與速
速從燕帖木兒奉豫王令率諸豪傑棄時奮義以八
月四日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召文武百寮
集闕下諭以翊戴大義遣使迎懷王於江陵懷王至
京師羣臣請正大統遂即皇帝位是為文宗論功行
賞擢速哥為禮部尚書速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
之變不能勇效一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
將相之力在臣未足贖罪又曷敢言功乎文宗慰勉

之乃拜命而其他嘗賚一無所受尋遷長寧寺卿繼
出為安豐路總管入為壽福府總管又為都水使
者居官恂恂無幾以自伐之意人或詢以翊戴之事
往往遜謝終無所言君子尤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孤警敏
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
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
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明年二月
授典寶監經歷十一月改禮部主

二司請併入宣徽以清禮部之選其官屬不當與文
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之而
二司隸禮部如故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建
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
正綱紀五曰審銓衡六曰勸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
脩軍政先是關中大饑民多粥產流徙及來歸皆無
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監察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
州民劉海延都其男元元自稱流民王延祿非海延
都之子告海延都掠其財擴聽之以酷法抑其父思

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法遂抵擴罪明年二月遷太禧宗禋院都事九月拜監察御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去字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為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曷世者乎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茲不可失也又言戶部賜田諸怯薛支請海青獐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布施一切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定宜節無益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穀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脩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藁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群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寔蕃盛或給軍以收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

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官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與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遂著於令有詔起報嚴寺思謙曰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立臺憲之意繼此享有當言者無隱賜繅綺旌之未幾遷右司都事元統二年五月轉兵部郎中十一月改御史臺都事重紀至元元年五月出為淮西道廉訪副使至淮未暮月引疾歸六月召為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

而加之人與鬪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奸殺夫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聖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為定制至正元年轉兵部侍郎俄丁內艱服除召為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蠹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于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五年參議中書省尋轉刑部尚書改湖南廉訪使八年遷淮東宣慰司都元帥九年遷浙西廉訪使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辭十一年改准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亟命廬州路總管初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且王府屬怯薛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未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禽渠賊廬州平既而頽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頽寇東侵亟調方賊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動思謙言甚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為屯田萬戶召諸曰吾祖宗以忠孝傳家

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
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為集賢侍講
學士脩定國律十二年拜治書待御史明年陞中丞
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授榮祿大夫
仍御史中丞入謝感疾及命下強拜受命明日卒贈
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
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韓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唐檢校司空贈司空
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留鎮汴子孫遂
太康韓氏父克昌至大間仕為監察御史以論事有
名聲元善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釋褐除新州判官
累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歷中書左司郎中吏部侍
郎吏部尚書僉樞密院事至正三年拜中書參知政
事五年遷大司農鄉尋出為江南行御史臺中丞燕
南肅政廉訪使九年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十
一年丞相脫脫奏事內廷以事關兵機而元善及參
知政事韓鑄皆漢人使退避勿與俟由是遂與右丞
王樞虎兒吐華同分省彰德以給餽餉十二年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總兵討汝寧元善至衛寧以病卒

元善性純正明達政體敷歷臺閣三十餘年遂躋承
華以文學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徇
鄉土官國是所在倚之以為重嘗以謁告侍親
效范文正公遺規置田百畝為義莊以周貧族
交鈔初行賜近臣各三百錠元善復以買田六百畝
為義莊延名士以教族人子弟云

崔敬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
山南廉訪司日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
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
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
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
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
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
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
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
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
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
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皇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
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曰宗族因阨者為之教養不使
失所况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嘗使一
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
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况專責之心不可測度倘生
他變關係非輕與言至此良為寒心臣願殺身以贖
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
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
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
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
有鴻禧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地居之宜存畏敬之

心也今失刺幹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特
臨御之所今陛下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
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
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
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
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
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
臣有所祈禱不過繫章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徵地道失
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

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遽賜僮御閭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祭藏或空萬一國有大惠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免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全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偽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后村落間有司至秀舍謂秀爲偽造鈔者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濁也移文至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濁也移文至大同王濁爲真造偽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東所至抑豪強惠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入爲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治河淤數年中書省不敬浚治之給鈔數萬定募工募入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爲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讎殺以沙加班處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殺人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逆非謀反則不料得坐一家敬立論全書而請經朝廷咸以爲然十五年復爲樞密院判官尋拜憲知政

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無減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并并十有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遂拜中書參知政事盜賊齊魯教與平章政事荅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慶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教無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教與俺普密議曰我軍強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伏羲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教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論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復敬之策居多教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之河北而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繕段萬疋用以給平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謚曰忠敏

勅修

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呂思誠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六世祖宗禮金進士遼州司戶宗禮生仲堪亦舉進士仲堪生時敏時敏生釗為千夫長死國事釗生德成德成生允平平定知州致仕思誠父也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襪衫紅鞋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興學治經已而入國子學為陪堂生試國子條

元史卷一百八十五

讀中其選擢泰定元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未赴
內舉改景州舊縣尹差民戶爲三等均其徭役刻孔子
象令社學記事每歲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
爭趨事絕無遺力民石突兒等流孽積年至是聞風復
業印識文簿昇社長歲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業
者悉書之罰其輸丁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
者責償其直豪猾者竄名職田戶思誠盡祛其蔽天曆
兵興豫貸鈔於富民令下造軍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擾
于後得官價亟以還民程彝有其大父因河南亂被掠
爲人奴歲納丁票以免作思誠知彝力學名其主與
之約終彝身粟三十石仍代之輸彝得爲良民
賈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懇其弟匿羊思誠叱之
退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
懼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
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兩巽鎮民
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聞之即日
養思誠怜其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天旱道士持青
蛇曰盧師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意入
穀蛇逐道士雨亦隨至遂有年縣多盜祠動以百
計刑牲以祭者無虛日思誠悉命毀之唯存江蘇

臺守舒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俄陞編修文宗在
臺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
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
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尋擢國子監丞
陞司業拜監察御史與幹玉倫徒等劾中書平章政
事徹里帖木兒變亂朝政章上留中不下思誠納印綬
數前遂出領廣西廉訪司事巡行郡縣上官有子元
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遣其子迓思誠於道思
誠縛之悉發其陰私痛懲其罪一道震肅移浙西達
思誠熱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
不聽已而聞行省平章左吉貪墨浙民多怨之思誠
奏疏其罪流之海南海南復召為國子司業遷中書左司
員外郎盜殺河南省臣以偽檄呼廉訪使段輔入行
省事及事敗註誤者三十餘人將寘於法思誠言於
朝皆釋之陞左司郎中思誠素剛直人多嫉之遂以
言罷起為右司郎中拜刑部尚書科舉復行與簽書
樞密院事韓鏞為御試讀卷官改禮部尚書御史臺
奏為治書侍御史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樞密
院奏為副使御史臺留為侍御史會平章政事臺下

班不法監察御史劾之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
徐之思誠趣入奏輩卜班罷大夫銜思誠將謀擠之
思誠即謁告朝廷知思誠無他遷河東廉訪使未幾
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出爲湖廣行省參
知政事諸生抗疏留之不可道中授湖北廉訪使入
拜中書參知政事陞左丞轉御史中丞劾奏清道官
不盡職罷之再任左丞知經筵事提調國子監兼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加榮祿大夫總裁后
妃功臣傳會粹六條政類帝賜玉帶眷顧彌篤又爲
樞密副使仍知經筵事復爲中書左丞御史大夫納
諫參政孔思立受賂事或欲連中思誠納麟曰呂
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拜集賢學士仍兼國
子祭酒吏部尚書僕哲篤左司都事武祺等建言更
鈔法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爲母銅錢爲
子命廷臣集議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料爲
毋下料爲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子爲後皆人類也
尚終爲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爲父而立銅爲子者乎
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產一致以虛換實
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
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利於國家也僕

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爾思誠曰至元鈔非偽
人爲偽爾交鈔若出亦爲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戚
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人
未識也其偽反滋多爾况祖宗之成憲其可輕改哉
僕哲篤口祖宗法弊亦可改矣思誠曰汝輩更法又
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且自世皇以來
諸帝皆謚曰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僕哲篤曰錢鈔
無行何如思誠曰錢鈔無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
者爲子汝不通古今道聽而塗說何足行哉僕哲篤
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策
第一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脫脫見思誠言直頗狐疑
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獨曰呂祭酒之言亦有
是者但不當在廟堂上大聲厲色爾已而監察御史
承望風旨劾思誠狂妄奪其誥命并所賜玉帶復左
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太醫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
之初窘辱之不遺餘力思誠不爲動貽言參議龔伯
遂曰去年許可月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
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無動心乎抵武昌城下語諸
將曰賊據城與諸君相持經久必不如吾爲此來出
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諸將不獲已遂其後竟不煩

轉闖而入詢其故賊倉卒無備盡驚走思誠乃大會
軍民官吏告之曰賊去示吾弱也規將復來於是申
號令戒職事脩器械葺城郭明部伍先謀自守徐議
出征苦軍暴橫侵辱省憲思誠正色叱之曰若等能
殺呂左丞乎自是無敢復至曾未數日召還復為中
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復陷後光祿大夫大司農俄
得疾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五思
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三為祭酒
一法許衡之舊諸生從化後多為名士嘗病古註疏
太繁鬼了翁刪之太簡將約其中以成書不果有文

集若干卷兩漢通紀若干卷謚忠肅

汪澤民

汪澤民字叔志徽之婺源州人宋端明殿學士藻之
七世孫也少警悟家貧力學既長遂通諸經延祐初
以春秋中鄉貢上禮部下第授寧國路儒學正五年
遂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兵州路平江州事以母
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
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州民李氏以貲雄其弟死妻
誓不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奸事獄成而澤
民至察知其枉為直之會朝廷徵江南包銀府檄澤

民分辨民不擾而事集尋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
守萬戶朶兒赤待官府短長都吏王甲毆傷屬縣長
官訴郡同僚長朶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
之獄朶兒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
正色與辨御史沮作夜竟去乃卒罪王甲潮州府判
官錢珮以奸濫事殺推官梁揖事連廣東廉訪副使
劉珮坐繫者二百餘人省府官凡六委官鞠問皆顧
忌淹延弗能白復檄澤民讞之獄立具人服其明遷
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憂服除授平江路總管府
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

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善楚潛往他僧所殺之
明日訴官他僧不勝考掠乃誣服三經審錄詞無異
結按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名召
工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即械之而出他僧
人驚以為神調濟寧路兗州知州孔子後衍聖公襲
封職三品澤民建議以謂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宣
聖之意廷議從之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史召澤
民赴闕除國子司業與修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階
太中大夫未兩月即移書告老文學士和尚曰集賢
翰杯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

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以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姓返
嬉遊超然若忘世者十五年蕲黃賊陷徽州時澤民
居宣州已而賊來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稚重澤
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虞明年長槍軍瑣南班
等叛來寇城或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
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留不去凡戰鬪善書多
澤民參決之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
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事聞贈資善太
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追封譙國郡公謚文節

干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祖宗顯宋承信郎父雷龍鄉
貢進士宗顯之先世以武升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
易武故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
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
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
山長仁宗詔舉進士文傳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
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陸夢源知州又
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自其始至
昌國南能柔之以恩信於是海島之民雖頑橫不易

六三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亦爲之變俗初長官
強復自恣文傳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鹽場官方
倚其運司勢虐使州民家業破蕩文傳語同列曰吾
屬受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而弗之救乎乃丞爲
陳理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長洲爲文傳鄉邑文傳
徙揚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
行助役法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爲受役者之
助文傳既專任其縣事而行省又以無錫州及華亭
上海兩縣之事諉焉文傳諭豪家大姓以腴田來歸
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於役其在烏程有富民張
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於外生子未時王諱妾以
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
王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
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石於
鄰婦至兒見之躍入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舟徒
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司俾
文傳鞫之既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爲終養計文
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
官從之婺源之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
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

不墓者文傳下卑即召其耆老德以禮訓告之閱三
月而婚喪俱畢宋大儒朱熹上世居婺源故業為豪
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文傳諭其民以理不
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即其故宅基建祠俾
牛氏世守焉有富民江丙出游京師娶娼女張為婦
江既客死張走數千里返其柩以葬前妻之子困苦
之既而殺之瘞其屍山谷間官司知之利其賄不問
文傳乃發其事而論如法文傳流官其所設施多此
類故其治行往往為諸州縣取韓鏞時僉浙西廉訪
事作烏程謡以紀其績論者謂其有古循吏之風
至正三年召赴闕承詔預修宋史書成賞資資優優
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文傳集賢待制亡何以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八文傳氣貌充
溢識度凝遠喜接引後進考試江浙江西鄉闈所取
士後多知名為文務雅正不事浮藻其於政事為尤
長云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延祐五年中進士第授將仕郎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集賢都事泰定四年轉國
子博士俄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

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言參議
事遂起為吏部尚書鑪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
於吏入官為足盡知天下賢才况尚書秩三品巖起
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天曆元年除
僉浙西廉訪司事擊姦暴黜貪墨而特舉烏程縣尹
王文傳治行為諸縣最所至郡縣為之肅然二年轉
浙財賦副總管至順元年除國子司業尋遷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順帝初歷僉宣徽及樞密院事至正
二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以剛介為時
所忌言事者誣劾其職私乃罷去五年臺臣辨其
事魏中立言于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鑪者帝
乃特署鑪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
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
為盜必卜之鑪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
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
鑪知民可教俾俊秀入學宮求宿儒學行俱尊者
列為五經師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月必考訂
課試以示勸勵無治政之暇必延見其師生與之講
討經義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之以科第進者視

卷之三十一

二

元史傳卷七十二
他郡為多鑪居官解自奉澹泊僚屬亦皆化之先是
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厭其所欲即銜
之獲在騰謗于朝其出使于饒者鑪延見郡舍中供
以編履退皆無有後言其後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
督行省巨及諸郡長吏獨鑪無預鑪治政雖細事其
詳密多類此十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十一年丞相脫
脫在位而龔伯遂輩方用事朝廷悉議更張鑪有言
不見聽人或以鑪優於治郡而執政非其所長遂出
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及脫脫罷用事者悉誅而鑪
又獨免禍乃遷西行臺中丞歿于官

李穰

李穰字孟通滕州人穰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
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鈇山師方回孫鎮回孫
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穰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
第授漢州判官淇當要衝穰至能理其劇歲大饑告
于朝堂以賑之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穰
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
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入為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擢御史臺照磨至正初出為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遷都事又入為監察御史劾奏閣官高龍卜

待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請謁公行
為國基禍乞加竄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麗卜于征
東之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
事官有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
中起居注須任端大直士書百司奏請及帝所可否
月進營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有
言更作乃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
議遂寢會朝廷方注守令因言下縣尹多從吏部
銓注或非其才宜併省選茶鹽鐵課責備長吏勸

受刑遣何以臨民宜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盡

遷為戶部尚書十一年建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履
畝起稅稷詣都堂言曰方今秣寇竊發民庶流亡此
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參議中書省事
俄遷治書侍御史十二年從丞相脫脫出師征徐州
徐既平謁告歸滕州遷曾祖父以下十七喪序昭穆
以莖勅賜諱櫛焉既而召為詹事丞除侍御史俄遷
中書參知政事皇太子受冊攝大禮使遂除樞密副
使帝躬祀郊廟攝太常少卿尋復為侍御史又為中
言參知政事俄陞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尋特加榮祿

大夫至嘉十九年丁母憂兩起復為陝西行省左丞
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服賜命為大都路總管兼大
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為陝西行臺中丞未
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
一贈推忠贊理正憲功臣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
國進封齊國公謚文穆稷為人孝友恭儉廉慎忠勤
處家嚴而有則與人交一以誠恪尤篤於鄉鄰朋友
之誼中丞任擇善陳忌諱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
多之出入臺省者二十年始卒無疵為特名鄉云

蓋苗

字耕夫大名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

冠游學四方藝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
路寧州判官州多歉示因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
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
其事還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開牒而去歲饑白郡府
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
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
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
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
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

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貫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
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薦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
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
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
五時御史高掾除山東庶訪司經歷歷禮部主事擢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
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
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情去
民疾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臚之天曆初文
紹以建康潛邸為佛寺務使臣以時
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
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之運百
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剏佛寺又
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
高帝興於豐沛為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
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
慈悲為心方便為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
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
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為監

察御史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
三不登邊隅不靖政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
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等即日還宮臺臣
擬苗僉准東廉訪司事以聞帝曰仍留蓋御史朕欲
聞其謹言也以丁外艱去免喪除太禧宗禋院都事
中書樞密行視河道還言河口淤塞今苟不治後日
必為中原大患都水難之事遂寢至正初用薦者知
亳州學官完州縣有豪強占民田為己業民五十
餘人訴於苗苗訊治之豪民咸自引服苗曰爾等罪
甚重然吾觀皆有改過意遂從其議至元初年起為
左司都事在左司僅十八日凡決數百事丁內直
相惜其去重賻之至正二年起為戶部郎中俄擢御
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
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出
為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
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
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
止猾吏為奸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三年入為戶
部侍郎四年由都水監遷刑部尚書初盜殺河南省
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詔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

是宰臣追復欲盡請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
曰肆赦後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
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出為山東廉訪使民飢為
盜所在羣聚乃上救荒弭盜十二事劾宣慰使駝駝
不法者有司援例欲徵苗所得職田苗曰年荒民困
吾無以救尚忍征歛以肥已耶輒命已之同僚皆無
敢取召來議中書省事五年出為陝西行臺侍御史
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六年復入為治書侍御史陞
寺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以兩
淮地遠盜賊益眾民田廬廢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
矣苗執曰馭道自元至元初何今日獨為隘乎力請
乃罷又欲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
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
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
鈔萬貫與角觝者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議何
功獲此重賞乎又僉四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
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臣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
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為口實於是時相頌謂僚佐
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相助也迺每事相抗
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默曰張以非才待罪

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
將引去而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然宰臣怒
苗終不解比至即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歸
田里矣時宰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即上
言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賚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
文法遠使恩澤不以時及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
本之意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
給則軍民咸利矣朝廷從之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
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還鄉里明年卒年五十八
信憲誠贊治功臣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魏國公

又書苗忠行淳正性孝友喜施與里義田以贍宗族
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剝折無少
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無修國史以廉翰林待制兼知制誥無國史官修國史

勅修

張楨

張楨字約中汴人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第授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生貴富家頗驕縱見楨貧不為禮合登踰月即出之祁之兄訟于官且汙楨以誑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按俱稽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耶郎中虎若秀譌而謝之

三十六
乃起范孟爲亂矯殺月魯帖木兒等城中大擾頑暮
夜縫城出得免踰年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縣民張
提領尚任俠武斷鄉曲一日不縣有所囑頑執之盡
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
以爲快守城千戶狗兒妻生八爲其小婦所誘雲死
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頑極言死狀尸見瘞舍後頑
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
辜人以其爲神明焉累除中政院判官至正八年拜監
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刺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
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

室嘉王鄰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妻
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
亦宜遠聚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間
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
聽及三貴隔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
之禍有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
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箠所謂
根本之禍六也其言事安逸之禍略曰臣伏見陛下
以威年入纂大統履艱難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
防慮寬仁恭儉漸不如初今天下可謂多事矣海內

書侍御史以奴弄權誤國之罪又不報方是時李羅
帖才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
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以爭晉冀為事構
兵相攻互有勝負朝廷乃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
奴往解一既受命不前進楨又言其貪懦庸鄙苟懷
自安之計無憂國致身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
心討賊此國之大事謂宜風馳電走而乃迂回退攝
枉道延安以西繞道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
仇怨秦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之所致也宜急殲之

臣等謹奏

伏乞

聖鑒

臣等謹奏

必於時危亦不報損乃慨然嘆曰天下事不可為矣
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
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
兒犯關皇太子出居奠寧奏除贊善又除翰林學士
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
遣使傳皇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
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閩陝
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
皆多借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
二王得不思漢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
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
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
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
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不佞不虞不可以為師僕之
倦倦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
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
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
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
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

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
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夫遂其欲
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
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
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
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
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
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是用事克有
成後三年卒

歸陽

歸陽字彥溫汴梁人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
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陽學無師傳而精敏過人登
至順元年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鉅奸擊強人不敢
以年少易之山東鹽司遺奏差至潁恃勢為不法陽
執以下獄時州縣奉鹽司甚謹願指氣使輒奔走之
陽獨不為屈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上至元五年十
一月祀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
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劾烈廉訪使完者不花總管
撒里麻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輔為左丞
使陽北守黃河口陽力拒不從賊怒繫於獄衆巨測

所為陽無懼色已而賊敗汙賊者皆獲罪陽獨免同
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呼炳司邠西
曆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陽出角吳炳無光陽
自此名譽赫然明年轉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及入
謝臺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賊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數
為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亦上親既歿家食
久之至正五年除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
三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不為動宣寧縣
有殺人者蔓引數十人一讞得其情盡釋之沁州民
郭仲玉為人所殺有司以蒲察山兒當之陽察其
蹤跡得其殺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轉僉淮東廉訪司
事改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七年遷右司
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
一十三處陽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
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
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驚如此何相抗乃爾邪然
其策果將焉出陽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遺歸足矣卒從陽言京師苦寒有丐訴
丞相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聚在官所藏皮服之數

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寒饑者稍賑之耳丞相悟而止雲南死可伐叛詔以元帥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幾命平章政事亦都渾將兵討之事又無功二人上疏紛紜中書欲罪述律暘曰彼事未白而專罪一人豈法意乎况一諭之而一討之彼將何所適從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廣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從之廣海徭賊入寇詔朵兒只丹將思播揚元帥軍以討之暘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就統其衆彼悅於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狄攻夷狄中國之利也帝不從後竟無功八年陞左司員外郎中書用暘言損河間餘鹽五萬引以裕民楮幣壅不行廷議出楮幣五百萬錠易銀實內藏暘復持不可曰富商大賈盡易其鈔於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遷參議樞密院事時方國珍未附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而朵兒只丹被執將罪之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

擒之既而國珍遣人從朶兒只丹走京師請降賜曰
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
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後果
屢叛如賜言遷御史臺都事俄復叅議樞密院事十
二月陞樞密院判官九年正月轉河西廉訪使未上
改禮部尚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為贊善
未幾遷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仍兼前職賜言師傅
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虛其
中座以待至尊臨幸不然則師道不立矣時衆言人
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帝遣左司郎中趙璉賜白

書叅議趙期願負外郎李穰謁賜私第致脫脫之命
屬草詔賜辭曰丞相將為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命
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願曰若帝
命為之奈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願知不可屈
乃己十年正月遷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
尚書十五年再除刑部尚書凡三遷皆以疾辭十七
年授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使者迫之賜與疾至京
師卧于南城不起時海內多故賜上三策一曰振紀
綱二曰選將材三曰審形勢慶慶數千言時以為先生

常談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明年乞骸骨僑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間關避兵尋抵大同及開陝小寧來居解之夏縣皇太子出奠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夏縣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陳祖仁

上通志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縣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脩撰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行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脩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儲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憚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

心所宜亟圖與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
庫告罄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
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遠其斃乎陛
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
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
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
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
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
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
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繼之觀不日咸復

上者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
月拜治書侍御史時宦者賞正使朴不花與宣政使
察驪內侍豆太丁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監察
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出蕃宣
慰司經歷它御史遠章論諫皆外除祖仁生既皇太
子言御史糾劾察驪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
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一薦今殿下
未嘗詳察察加沮撻擯斥御史蓋臺三使委巨責
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夫亦為宗之
天下臺察者祖之所建立以二臺之廢而天下

之章言事之言一切不歸極之... 且下職
分止於... 固安視... 言事... 實...
權自在... 今方... 春官... 人...
忘... 而天下... 將... 上
皇太子... 御史大夫... 沙... 臣所
言... 驩... 御史... 言... 與美
除... 乃... 如是也... 祖仁乃...
上... 下... 其... 言... 實...

人善... 朕殊不覺... 德宗... 費... 安得...
是... 之... 時知之... 獨德宗不知... 今此二人亦
皆... 朝知之... 在野知之... 天下知之... 獨... 下未知
耳... 既... 領... 事... 理... 宜... 綱... 若... 臺...
對... 自... 前... 開... 於... 假... 使... 必... 此... 經... 由... 東... 官... 君... 父... 父...
有... 失... 轉... 一... 有... 言... 太子... 將... 使... 之... 聞... 奏... 平... 不... 一... 之... 國... 奏...
乎... 侯... 之... 國... 奏... 則... 傷... 其... 父... 心... 不... 使... 國... 奏... 則... 傷... 其... 父... 心...
下... 將... 矣... 所... 處... 知... 此... 說... 則... 今... 日... 對... 廷... 之... 奏... 則... 傷... 其... 父... 心...
... 矣...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 矣...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 矣...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宜... 乎... 矣... 片... 辜... 人... 而... 美... 其... 陰... 不...

第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與在疏說無玉即辭
職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辭歸於是皇太子與其事圖
朴不為亮雖乃皆無退而天子令老酌少慈言祖仁
等極仁復上言天子曰祖示以天下傳之天下今乃
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
所致也且區區二臣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備
從臺諫之言廣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為名成其
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
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
則臣寧有死臣家誓不與之同朝蓋燕及禍以待
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
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出甲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
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
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甘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七
月李羅帖木兒入中書而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
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
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
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以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
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而仍還翰林為學士尋
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

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正之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學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二偏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軍突至劫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凶一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嚴必就擒獲其益以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一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

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
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
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
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
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
言者誠恐誣以受財將說罪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
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
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
事以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
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
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
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棄一日有唐玄宗倉卒
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
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
存亡為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
大明兵進歷近亦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
事王遠志等戴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
禮儀院
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戴主以行從皇太子
非禮也
帝然之是守太廟以俟命也而天子北行
仁守神
主不與然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三亂軍所

言時年三十五被仁一日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
亮議論偉然勇氣剛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
夫文地三律居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為文
簡省而壽清厚世多稱傳之王遜志字文敏惇之曾
孫也以廢後侍從司通事舍人遷隰州判官大寧縣
尹權陝西行臺監察御史累遷參漢中河西山北三
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工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拜
監察御史劾詹事不簡矣平章定章皆逆臣子孫當
殊諸逆裔除大府少監出為江西廉訪副使召僉太
常禮儀院事京城不守公鄉年山降遜志獨居家居衣
冠而坐其友中政院判官王翼來告曰新朝覓大不
惟不死且仍與官盡出詣官自言狀遜志拂
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為不義耶因戒其子曰汝謹
繼吾宗即自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厭學問二上能文章
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以一人程式為
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藝為之天漢韓
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揚惠初登第末
三後遵

乃言所作數十篇見之意撫卷大喜語之曰以此取
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書於夏鎮
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喜其文數以語
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今以已馬
俾導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導來迫而視之曰適觀
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
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院
編脩官明年預脩素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
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
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
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
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
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
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叙求進四曰體覆
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
廣言其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道
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曾忽赤不法十事皆
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
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
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并舉劾九七十餘事皆指訐

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爲陝西行
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兼淮東
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
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
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
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刑臺臣有嫉賊吏多以
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賊私雖父
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
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
罪人乎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具其
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
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
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
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
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况又
賣官與姦濫之人其將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
着爲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
鄆城濟寧皆爲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
䟽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䟽南河
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

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
十二年春自濟寧曹滌汴梁大各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
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
曰濟寧曹鄆運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
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
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
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
毋多言葦為兩河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也由

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
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
往討括舡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
宣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
為沔寇所殘婦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
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惶惶遵言於省臣假軍
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其境且戰且行羅
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
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
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

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舟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則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垂淚

揮涕乃以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僞賊質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皇嫡孫也不許是棄之與賊非親親之道也尊曰項祖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今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衆皆寤其論除治書侍御史儀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離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尊拜執

政喜曰六政事今可興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相資
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
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遂以為導及參知
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導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
十九年用事言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
子初等誣導三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
皇太子命御文臺太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錄錄使成
獄導等皆死中外寬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
明導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曹鑑

曹鑑字克明宛平人穎悟過人舉止異常兒既冠南
遊具通五經大義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講學士郝彬
薦為鎮江淮海書院山長十一年南行臺中丞廉恒辟
為掾史丁內艱復起補掾史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
使者沿途問難倡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
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明年奉
旨括釋民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而言集纖豪
無擾奉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相
忽刺歹怙勢恣縱妄為歲福僚屬多畏避鑑遇事苟
理執行獨不為回撓湖北廉訪司舉鑑宜居民紀不報

天曆元年調江浙財賦府副總管屬淮浙六水民以
舊言鑑損其賦什六七勢家因而詭免者鑑屢嘗諭
令首輸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達
今古凡禮樂度數各物罔不周知因集議明宗皇后
祔廟事後禮據經辨析詳明君子多之至元元年以
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感疾而卒年六十五追封譙
郡侯謚文穆鑑天性純孝親族貧乏者周卹恐後歷
官三十餘年儉屋以居歿之日家無餘貲唯蓄書數
千卷皆鑑手較定鑑為詩賦尚騷雅作文法西漢每
為成學者爭相傳誦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鑑任湖

張翥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為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
仁縣典文又為杭州鈔庫副使翥少時負其才雋豪
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為
愛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請客
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

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說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不詩最善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奧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遠游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至元不同郡得巖起居中書薦者羽隱逸至正初召為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遠金宋三史起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成歷應奉脩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絕去崖岸不待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

以歷舉衆議為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其所得而後已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搆曰先生平日好論事今一語不出何耶翥對曰急施行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糊息監書之明日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字

元二傳卷之三

三

帖木兒既誅詔乃以翥為河南行省平
政事初翥
林學士承旨致仕給全俸終其身二十
八年三月卒
年八十二翥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
工文不虛
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
矣蓋翥未嘗
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它日翰林學士
沙刺班示以
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
就沙刺班曰
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
因相視大
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
失笑一座
盡傾
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所為詩文甚多
無丈夫子
死國遂亡以故其遺藁不傳其傳者有
律詩集

三卷翥嘗在兵興以來死節死事之人為書曰忠義
錄識者題之

